

黑澤明**动感**作品集

(第三辑)

合

欢

鸟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第二十章 醉月诉情

且说温如玉听邛崃人魔报出名号之后，不禁一怔。

但肇即不屑地将小嘴一撇道：“原来你就是邛崃人魔？”

邛崃人魔见温如玉停手相问，以为是她听了名号之后，有些害怕了，即得意地嘿嘿一笑道：“听说过吧，不过不要怕，闻大爷的长像虽不如那毛头小子生得俊，但却最会怜香惜玉！”

“少废话，接招！”

这种话，哪能听得进温如玉耳内，故闻言之后，娇叱一声，便举剑刺了过去。

只是这次邛崃人魔已经有备，忙横跨两步，手中兵刃一举，还击而出。

温如玉剑势走空，迅即身随剑走，走演乾坤移位转向侧方，玉腕一紧，急向邛崃人魔右肩削去。

闻四既号称人魔，被武林视作魔头，手底下也确有几下子，见势不佳，随嘿嘿两声冷笑，兵刃一举，竟硬接硬架地迎了上来。

温如玉见他竟敢硬架，忙加重了几成功力，改削为劈，急攻而上。

邛崃人魔见来势奇猛，也赫然出声，准备想把温如玉手中的剑磕飞。

两人这种破釜沉舟的打法，连旁观的双旋罡煞，也感到有些骇然。

只是他惊骇未毕，陡闻一阵金铁交鸣，带起一溜火花，两人暴然而退，各自擦持自己的兵刃起来。

温如玉看过自己兵刃之后，不由长出了口气，因为在这一招硬接之下，虽震得有些虎口发麻，所幸靖世剑仍然完好无损。

可是反观邛崃人主人魔，情况便不同了。

眉头皱得紧紧的，再也无法舒展开来。

嘴唇气得发青，且不住地颤动，连两手也有点抽搐发抖。

原来他的怪兵刃上，竟出现一条剑痕，差不多有两三分深浅。

以温如玉的靖世宝剑，你知道怎么能将邛崃人魔的兵刃削不断呢，岂非也有点邪门不很近情理吗？

不然，邛崃人魔手中的怪兵刃，也非普通之物。

它乃是邛崃人魔得自邛崃山中的宝刃，否则，以邛崃人魔的眼力，何尝看不出温如玉拿的乃是宝剑，而以鸡蛋和石头去碰之理？

皆以邛崃人魔自信自己的兵刃不凡，才敢硬接硬架，要想在兵刃上占点便宜。

这就是说，只要常走黑路，总有碰到鬼的时候。

邛崃人魔之所以成名，除功力确有几分造诣之外，他的一柄千佛手不凡，也是最大原因。

因之，他才敢明知温如玉手中拿的是宝剑，却硬要去碰，便是这个缘故。

他的千佛手不仅式样奇特，运用起来也很怪，不但能劈、刺、扫、点，且能封锁对方的兵刃。

想不到横行了一生，临老来，却毁在温如玉手上，真可说是阴沟里翻船，叫他怎能不气个半死？

谁知气尽由他气，温如玉可得理不让人，就在邛崃人魔报恼之中，她却故意格格一笑道：“还有几分斤两，再接姑奶奶两

招试试！”

这些话无异火上加油，所以当邛崃人魔听后，陡然发出一阵厉啸，直震得人耳嗡嗡作响，真是难听已极。

单由这声厉啸中，即可知其不但气极，亦复怒极。

其声之悲，犹如鬼哭，只差点未见他流下泪来。

啸声方落，即大喝：“臭贱婢，今天不是你，便是我，和你拼上了！”

话音方落，千佛手陡然撒手而出，像掷标枪似的，猛向温如玉甩来。

这种兵刃撒手的打法，温如玉还是生平第一次看到，所以感到一怔，忙一式举火燎火将掷来的千佛手磕飞一旁。

这一着，大概已尽了邛崃人魔的平生之力，经温如玉磕飞之后，嘹的一声，竟插进一座山石上，四五尺长的钢柄，仅露剩不足一尺了。

温如玉见状，不由有些骇然！

不料心惊未已，又闻邛崃人魔大喝：“接着！”

霎时间，一片乌烟，随着他的掌风，在急劲呼啸中，猛向自己卷来！

温如玉在仓猝中，一时也分辨不出这是什么东西，只是直觉地告诉她，必是什么歹毒之物。

于是忙暴然而退，后跃两三丈远。

不想她立足未稳，邛崃人魔又跟踪而至，第二把又随手打出，其乌烟之浓，较第一把犹有过之。

如此一来，一时之间，把个温如玉弄的手忙脚乱，不知如何应付是好？

因为你退，他便跟踪而至，不退吗，这种乌烟是什么东西？中人之后又该如何？均不了解。

无奈何，只好紧闭呼吸，舞起一团剑幕，使邛崃人魔无法欺近。

但这仅能挡住邛崃人魔无法欺近，可是对于乌烟，却一点也不起作用不说，相反的，由于她摆起的剑风旋转，更促使乌烟无法散得开来。

有了这种机会，邛崃人魔更加不会放过，只见他绕着剑幕的四周，一把紧似一把，一掌密似一掌，不停地劈，不住地撒，仅一阵工夫，连温如玉的影子都瞧不到了，仅见一团黑烟在不停转，远看起来，简直像个黑旋风。

至此，方听邛崃人魔得意地冷笑道：“好贱婢，看你有好大的能耐，等下不叫你乖乖送上门来，任由闻大爷摆布，让你阴干而死！”

他说完，又是一阵嘿嘿冷笑，转向双旋罡煞道：

“教主可知这是什么东西么？”

“你那几手家当，还能瞒骗得了我，只是手段用得太毒了些！”

“嘿嘿，教主可是觉得有点不忍么，要知这是我的一柄千佛手换来的，不然何值这大劲！”

“用在一个后生女娃身上，实在近乎残酷！”

“哎哟，不想教主也怜香惜玉起来，假若真是如此，恐怕也不会连自己的爱徒都不放过吧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邛崃人魔说话真够阴损，一句话说得双旋罡煞满脸通红，呐呐说不出话来。

谁知就这一阵工夫，那团黑旋风旋转得已经慢了下来，显然温如玉已经到了不能再忍受的时候。

“桀桀桀桀，乖乖过来吧！”

邛崃人魔在得意地笑叫，眼看一只嫩羊即将进入虎口，任其姿意饕餮，活观音要变成泥菩萨了。

蓦地。

从山下传来一声清啸，好快，啸音未落，便见白影一闪，进

入黑旋风内。

接着，在浓烟中有人叫道：

“师姐怎么如此傻，身上带着雪螭珠为何不用？”

“师弟回来啦，快抱紧我，嗯，我要……”

我要什么，下面的话还未说出，便又闻了半声，即无声息。

邛崃人魔虽一时看不清楚，但料想自己所希望的，眼看将成泡影，心中那份难受就甭提啦。

假若他此刻逃去，时间尚来得及，无奈在利令智昏之下，眼看到口的肥肉，将被别人硬生生夺了去，哪能容得下？

因而，便赖忘利害，怒喝道：“狗小子，给大爷拿命来！”

喝叫声中，又随手撒出两把毒烟，人也跟着扑了进去，连双旋罡煞在旁叱喝之声，都顾不得听。

不料他扑随去的快，退出来的倒也快，仅闻黑烟内怒骂一声：“你自己找死！”

随着这声怒骂，便见那团黑烟陡然四散之下，邛崃人魔整个身子都飞了起来，甩出六七丈远，撞在一块山石上，脑浆迸裂，呜呼哀哉，连哼一声都没有，便急到鬼门关报到了。

双旋罡煞是旁观者清，不禁吃了一大惊，自己付以为恶的绝学，在人家手上运用起来，其威力之强，不知要远过自己多少倍。

至此，他在骇然中，已经看清，烟散之后，在内面卓然而立的，不是白虎神煞季豪还有谁？

只见他一只手抱着周身发软的温如玉，一手紧握靖世剑，俊面含煞，正以一双精光暴射的神目，在注视着自己不放。

双旋罡煞仅瞟了一眼，不由机伶伶打了个寒噤，心内想：

“几天未见，这小子的功力，竟然精进到如此程度，若再假以时日，武林之中，将难找到敌手！”

尽管他心内如此想，可是表面上仍然镇静的一拱手，侃然

说道：

“少侠的神功，实令老朽佩服，只是方才施用的掌法，似乎非常眼熟，不知系何人所授？”

“少来这一套！”季豪冷峻地道：“本少爷不想和你攀交情！”

“掌法的出处尚未说出？”

“你不配问，不过可以明白告诉你，今后若再想以你那套不成熟的掌法胡作非为，将没有好的结果！”

“老朽年纪虽大，所幸眼睛并不花，这点当然看得明白，仍有一点不解的，不知何人在少侠面前替老朽讨的人情？”

“想知道吗？”

“当然，武林之中，讲究的是恩怨分明！”

“知道了又该如何？”

“有恩报恩，有怨报怨！”

“假若有人以德报怨呢？”

“罪不可赦！”

“不可赦便怎样？”

“两条途径可走！”

“哪两条？”

“第一条是负荆请罪，求人宽恕！”

“第二条呢？”

“假若再不谅解，便自绝谢人！”

“其行虽可诛，还算良知未泯，现在就告诉你，替你求情的不是别人，天是她的祖父！”

季豪说着，便低头向温如玉望了一眼。

双旋罡煞随着他一望之势，向温如玉注视良久，方茫然道：

“她从前是五月枫属下的婢女莲儿，前些日子曾向老朽说过，只是个附和五月枫谈不上瓜葛，不知他为何要替我求情？”

“这你就要直接问那位老前辈了，至于为何，连我也无法说出！”

“唉！”双旋罡煞黯然一叹，良久方道：“看来我鲍不同太渺小了，应该改作包同，才能不至于过分任性！”

他说着，忽然眼睛一亮，又道：“少侠可曾见到那个姓徐的姑娘？”

“是不是见她脱离魔掌，感到有点失望？”

“绝无此意，不过适才听闻老儿说，她已经逃走了，特地告诉你一声，免得再为她担心！”

“是被救去的，知道吗？”

“啊，还有，这位姑娘已中了闻老儿的迷魂雾毒，解药非常不易找，而且解了之后，若经过交合，将会落个终身残废！”

“不劳费心，不信这就解开穴道让你看看。”

季豪说着，便顺手点开温如玉的穴道。因为季豪到达之际，正是温如玉毒性初发之时，而且现在的季豪，不仅在功力上有了进境，对江湖阅历，也和从前不可同日而语。

一见温如玉行为失常，心中已自了然，随点了她的黑想穴，顺手将雪螭珠填进她的口内。

在与双旋罡煞的一阵谈话中，珠力已把毒素吸尽。

故现在穴道一解，温如玉便如梦初醒后，忽然站了起来，急问道：“闻老贼哪里去了，此獠千万留不得！”

“师姐往那里看！”

季豪说着，就随手往数丈外大石前一指。

温如玉随着他手指之处望了一眼，仍余怒未熄地恨声道：“这样死太便宜了他！”

季豪仅微微一笑，转向双旋罡煞道：

“你看怎样，这点微末之技还能难住人！”

说完，也不管双旋罡煞反应如何，又正色道：“珍惜老景，回头是岸，言尽于此，能否后悔，全在一念之间！”

说话中，已拉起温如玉往山下走去。

当他们刚走约十余丈远，忽闻有人叫道：“少侠慢着，小妹尚有话说！”

季豪闻声止步，转身看去，见从山峰奔下一个人来，但仅望了一眼，即知来人为谁。

随扬声道：“姑娘之意，在下记到就是，尽管放心吧！”

话音方落，人便纵身而起，急往山下奔去。

直到季豪与温如玉的身形消失后，双旋罡煞才如释重负的舒出了一口气，方沉声轻喝道：

“菊儿过来，师父有话问你！”

方才从峰顶奔下之人，正是双旋罡煞的三弟子薛慧菊姑娘。

她本在山顶守洞，季豪之来，看的非常真切，所以当季豪又升空察看之际，她便挥手向季豪示意落下，求他对师父及师姐宽恕。

因为她的大师姐曹慧莲自到叠山之后，便私自下山走了，其去处为何，后文另有交代，此处暂时不提。

二师姐汪慧玲，在无底洞已被季豪砍落一臂，如今已成半残废的人，虽身居叠山，却终日苦研佛经，准备削发为尼了。

只有她尚称完善，但鉴于大师姐的遭遇，终日提心吊胆，生怕师父对自己也放不过，遭到同一命运。

所以不惜冒着背叛师道之名，要求季豪体谅师姐的苦衷。

现在见师父沉声相喝，不由吓得浑身直打哆嗦，噗通双膝跪地，颤声称：“弟子知罪！”

“哼，可记得师门戒律是什么？”

“叛师通敌者横剑自绝！”

“还要师父动手吗？”

“不用了！”

薛慧菊说着，便规规矩矩地向双旋罡煞叩了个头，然后拔

下佩剑，微加端详了一睛，银牙一咬，猛向自己心窝上刺去。

眼年薛慧菊即将横剑自绝，停尸当场之际，蓦闻一声：

“使不得！”

话落人现，一个面色肃穆的少女，急跃过来，一把夺过薛慧菊手中的剑，转向双旋罡煞道：

“师父假若认定是叛师，弟子愿代领罪，请恕师妹死！”

“反了！反了！”

双旋罡煞大声咆哮着，怒目圆睁，好像就想对面前的两位弟子生吞下去一般。

后来的这位少女是谁？

从口气上听，显然也是双旋罡煞的弟子。

确是如此，她正是二弟子汪慧玲，你没看她是用左手夺剑的，一只右袖空荡荡的，不是看不见手臂吗。

只是她对师父的如雷暴跳，仍视同未觉般非常镇静，而且大有视死如归之概，一点看不出惧意。

良久，方听她侃侃陈词道：“师父不必动怒；弟子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！”

“好，那我成全你！”

“早脱苦海，也许来世更加好些，不过在未死之前，尚有几句要说的话，必须先说出来，不然的话，死也难以瞑目！”

双旋罡煞本已双掌上提，准备将两位弟子同时毙于掌下。

但当听了汪慧玲的话后，忽然又放下手来道：

“你说吧，师父今日破例听听你最后之言！”

“谢谢师父！”

“少罗嗦，快说吧！”

“我们师姐妹三人，虽均是以不正当手法掳来，但一向对我们爱护之情，即生身父母也不过如此！”

“可是一个个都背叛了我！”

“但爱护是一回事，只是爱护的背后，却隐藏着难以告人

之事，仅此一点，师姐的背叛，似乎是应该的！”

“吃里扒外，罪该万死！”

“此乃出于师父之逼迫，所以不得不出此下策！”

“哼，谁逼她啦？！”

“师父自己，假若是我，可能早就死啦，所好师姐顾虑的多，仅只是逃走了，这对师徒之分来说，已经是顾全的很周到了！”“你们为什么不逃？”

“逃？”

汪慧玲先如此反问了一个字，然后轻启朱唇浅浅一笑道：

“天下之大，哪有我们逃的地方？”

“可以和大师姐同去呀？”

“脱离虎口，进入狼穴，她自己已经追悔莫及，岂能再蹈她的覆辙？何况能否逃得了，尚在未定之天呢！”

“你们还算聪明！”

“不是聪明，说穿了应该说是胆小才对！”

“言不由衷！”

“那就算是慎重吧！”

“可是结果仍未逃出师父眼去！”

“师父不太要太自信了，应知师妹的本心，除同情那位姑娘外，暗中也是在替师父帮忙！”

“她能帮什么忙？”

“在武功虽自忖不如人，但讲几句好话，却是可以办到的！”

“说好话？”

双旋罡煞听至此，突然提出一句反问，显然他是想到季豪的话，因为季豪曾经明白地告诉他，若非有位前辈事先关照，定将你毙命掌下的话。

然而再仔细地一想，又觉得不对，假若是薛慧菊，绝不可能以老前辈三字称之！

他这样沉思未完，汪慧玲即道：“师父不必想的太多，菊妹这样做，出发点很单纯，虽是同憎爱分明那位徐姑娘，说明她已不在叠山之外，直觉的感到师父不是季小侠的敌手，至于根据什么理由，便不敢妄作揣测了！”

“哼！这还用说，当然是看上了那小子！”

双旋罡煞气愤地说着，微顿了一下又道：

“不过我所不解的，她为何帮吴老婆子的弟子？”

“很简单！”汪慧玲接口道：“因为她也是女人，同病相怜，暗中助她一把，乃情理之常！”

汪慧玲和双旋罡煞一阵辩论，薛慧菊只是伏地嚤嚤啜泣不止，直到此时，忽然抬起头来，向汪慧玲道：“师姐不必辩白了，触犯师门戒律，惟愿一死以谢师恩，快把宝剑还给我吧！”

说着纵身一跃，即伸手向汪慧玲玉腕上抓去。

不料她身子刚刚跃起，双旋罡煞即大喝：“住手！”

同时将衣袖一拂，把薛慧菊拂出七八尺远。

这一着很出意外，所以薛慧菊在毫无防备之下，被摔的可不轻，在地上半晌却爬不起来。

汪慧玲虽面对师父，亦被掌风震得连退了数步。

就在他俩惊魂未定，双旋罡煞忽然叹了口气，大叫：“罢了！罢了！想不到数十年心血，竟造就出你们几个叛徒，从今后咱们各不相干，也不准再说是我的弟子！”

大概双旋罡煞也是气急，所以说完之后，身形徒然而起，竟往山下奔去，连两位弟子在相抱哀哀痛哭，也不管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汪慧玲和薛慧菊，忽被一阵哀嚎之声惊醒，并夹杂着还有叫骂之声，一阵紧似一阵，向这边走了过来。

汪慧玲到底大了几岁，忙止住哭泣，一拉薛慧菊道：“师妹，快不要哭了，我们过去看看！”

不料尚未等她动身，便听有人骂道：“山上的人，几乎全被烧死光了，你们却在此地躲清闲，再不明白交待，可别说大爷

们翻脸不认人！”

汪慧玲抬头一看，见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教中号称十三勇士之首的霸王鞭姚均被火烧得衣履不整，满脸焦黑。

他手提霸王鞭，气势汹汹走了过来，大有要找拼命之势。

汪慧玲见状，面色陡然一变，严肃地喝道：

“姚均要干什么，凭你那点能耐，想发横还早得很，快通知他们整理一下，听命行事！”

“尚存的，大多都伤势不轻，仅有我和张万比较好些，也是受了不轻内伤！”

“既如此，这里的事就由你全权处理吧，我们和教主尚有要事待办，快去吧！”

“是！”

姚均答着，即又转身往山后跑去。

直待姚均身形消失，汪慧玲即忙向薛慧菊道：

“师妹快走，趁他们未发觉之前，离开山区，这些人没一个好东西，若被他们闹清底细，问题可麻烦了！”

她一边说，一边即拉薛慧菊直往山上走，不一阵工夫，两人已走个无影无踪。

至于何去何从，后文另有交待，引处搁下不提。

且说季豪和温如玉自离开叠山后，便直沿山麓迤逦东北，径往秦州方向而去。

这是温如玉的主张，依照她的猜想，徐梅兰在脱离魔窟之后，定会沿这条路而来，其理由是此地到秦州，不但路好走，且人烟也不少，到了秦州，便是官塘大道，再往东走不远，即到了陕西地界，一切便可无虑了。

可是事情常有出人意外的，他们两个一直到了秦州，不但未见到徐梅兰，连一点消息也未问到。

这就怪了，难道她会南下入川？

季豪心内虽十分着急，表面上却不好显示出来，因为当着

温如玉的面，而对另一个女人关心，总觉得有点不大妥当。

然而玲珑剔透的温如玉，何常会不明白这一点，于是便浅浅一笑，以柔情似水的态度道：“师弟，这两天一直沉默寡言，不愿多表示意见，其实你错了，愚姐不仅不是醋娘子，相反的，凡是你所喜欢的人，我也一定喜欢，何况你们的名份已定，若真有了什么差错，虽说吃苦的是她，但对你的名誉来说，不能不说也是个污点！”

“对我有什么污点？”

“你想想看，一个堂堂白虎神煞，黑白两道，哪个提起来，不也要畏忌三分，结果连老婆都保不住，这个人可丢不起！”

温如玉这一说，季豪面色陡然一变，立即毅然道：

“我相信不会，因为我们的关系，到目前为止，可能除几个老人家，和你之外，武林中尚无人知道！”

“就是因为无人知道，别人才敢动她的念头！”

“她师父的名头也不弱嘛？”

“只是二流高手而已，要想叫别人闻而丧胆，恐怕还办不到！”

“但是目前连消息都问不出？！”

“能问出消息，岂不等于见了人？”

两人边说边走，刚刚越过了祁山，忽见从侧面的小道上，窜出一匹火骝驹，四蹄腾飞，急急往秦州方向而去，去势之疾，的确是一匹好马。

那匹火骝驹，远远看去，简直像一团火，只是马上之人，身形却非常瘦小，坐在马上，几乎就像只猴子。

这且不说，最怪的是此人佩了一件英雄氅，头上尚蒙了块布，将面貌裹得紧紧的，不要说使人无法看清面貌，连是男是女，都令人无法看出。

马行得很快，仅不过一阵工夫，便仅见烟尘一溜，不必说看人，连马也瞧不清了。

季豪忙向温如玉一拉道：“我们快追上去！”

不料温如玉却微微一笑道：“让他去吧，还追个什么劲！”

“难道你不觉得此人可疑？！”季豪讶然问。

“当然可疑！”温如玉毅然答：“尤其在此时此地出现，说不定正是冲着我们来呢！”

“那为什么不追？”

“已经追不上了！”

“活见鬼！”季豪微感不悦地道：“不要说他这种速度，就是再快些，也不一定难得住人！”

“这还用说，不过你却忘了，现在路上行人太多！”

“太多有什么关系，各走各的路，井水不犯河水！”

“惊世骇俗嘛！”

“这我就不明白了，难道他们不怕惊世骇俗？”

“人家骑的是马呀！”

“骑马为何不怕？简地有些似通非通！”

“聪明起来，就像一只猴子，要是愚起来，永远了歪缠不清，快点走道吧！”

温如玉薄责似地说着，便脚下一紧，领先朝前赶去。

只是走没多远，大概觉得过意不去，忽然又自动停下身来，拉住季豪一只手，歉然地道：“师弟是否在生气？”

“这有什么气好生的，仅只是觉得不解而已！”

“其实你是忽略了地理民情，假若想到这一层，便不言而喻了！”

温如玉委婉地说着，把话微停了一下，瞧瞧季豪的神色，又继续道：“此地是西北，一般人家，差不多都养有几匹好骡好马，无事跑出来溜溜，乃是常见之事，可是我们用的仅是两条腿，不要说你想超过他的马，仅保持相当距离，这种速度，已十分惊人的了！”

“但是眼睁睁的被他溜去，岂不太可惜？！”

“没什么可惜，应知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不是对着我们来，自不用多过问，若真是为我们而来，你放心，早晚会自动送上门的。”

“哦！原来如此！”季豪恍然道：“真是与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！”

“你又要贫嘴了！”

“不要贫嘴，此乃由衷之言！”

季豪说话中，随暗暗将温如玉的手捏了一把，表示了谢意。

灵犀一点，就在一捏中，温如玉已知其意，立即回报以妩媚的一笑，千言万语，均在一笑之中，全部予以默化了。

因为语言固然是传出心声的媒介，但在某些时候，语言反而成了累赘，人们常说的无言胜有言其道理即在于此。

两人心意一通，便手挽着手，齐往前走。

他们说是走，在普通人眼中看来，就是跑也不过如此，仅不过一阵工夫，便到达秦州了。

街上行人如织，熙熙攘攘，倒也十分热闹。

两人到了街上，季豪方问道：“继续东下，还是停一停？”

“当然是停下来，因为这多天连衣服都没工夫换，觉得难受极啦！”

“那就找个像样的客栈住下吧！”

“何用找，店小二已经迎上来了！”

温如玉打趣似的话音方落，果听有人叫道：“少爷与少奶可是住店吗，本店有宽敞的上房，假若要清静些，尚有偏院，不信请先进去瞧瞧，保……”

是的，此刻天色确也不算很早，太阳虽尚未落，然已经离山不远，只是店家的一声少奶，却令温如玉立刻满面通红，口内虽未当面责斥，两眼却不由地瞪视了店家一眼，怪其做生意人，怎能如此不长眼？

也就由于她这一瞪眼，使店家未完之言，立即收了回去。

季豪在旁忙接口向店家道：“别罗嗦，先看你们的清静偏院吧！”

店家见他冷峻的神色，再也不敢多口，仅说声：“请随我来！”

便如丧家之犬般，转身而去。

季豪与温如玉丢了个眼色，也从后面跟去。

仅不过二十余丈远，便见一座高大的宅院，门面修葺得尚够气派，且在门额之上镶嵌着斗大陇益客栈四个金字。

领路的店小二走到门口，先大声向内面高叫：

“公子小姐要看偏院！”

他喝完即侧立一旁，作了个让客手势，卑躬屈膝地说了声：

“请！”

随退立一旁，俨然像是迎接大官模样。

季豪向温如玉瞟了一眼，互作了个会心的微笑，也不客气，便大步朝店内走去。

但刚进店门，又有一位白净少年一躬到地道：

“少爷和小姐想看偏院，就随小的来吧！”

说完，转身便去，直穿庭堂而进。

这陇益客栈的规模的确不小，进门是一溜临街门面，账房管事以及一些下人们均在于此。

穿过这些房屋，是一个四方大院，除院内红砖铺地之外，两面两排长廊，只是门帘深垂，内面有否住人，一时也弄不清楚。

走过大院，便是一座过庭，现在内面空荡荡的，打扫得一尘不染，不过摆设的座位可不少，看样子，可能是供宫人饮食的地方。

然而前面领路的青衣少年，并未停止，直过了庭堂，后面